

間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為休瑞昔桐栢初構
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霑其上三井有異雲
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
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闌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闌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懇不
怠闌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
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
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朶令童子引之送
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
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卷九

十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卷十

宋紫雲山真君其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新畫

廊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
李患疴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
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
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差
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
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
在其前遂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頗
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眺良久曰
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命夾紵塑人劉處士
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
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
肉色縫絳絲為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
環與古本相應臟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臟兩
穀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
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

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
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
護持雖祇命速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
火之薦黃巢犯關時在內署蒼惶之際隨駕
不及唯捲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
皆為擄捉或被殺傷獨於眾中得免將入南
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
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寓居
况素无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支離决志林
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
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
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无何
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大洋山之中強
之使出錫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詎倪
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沙城中自
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繯
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
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
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
免後數年來使西川携天師幘而至余亦傳

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
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
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
祕而不言

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
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
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汝心厚薄
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
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
一環投之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
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
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
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
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
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
唱喧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躡居井中
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經索斷
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
與掛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

主其鹽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
替之後廢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
因與度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
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
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與張俱拜祈懇切自

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溢
五六日內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
減矣十二玉女成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
所煎鹽至戌亥時亦歇天師初以茲地荒梗
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
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
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
貧民若官奪其利十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
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李環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

李環咸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族不慣
食貧居開力闢營營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
深山窮谷棧閣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
其幾千百里又見闌閣雜還城闌奕堦飛宇
橫樓摩霄際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經神遊目

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岡源荒榛茂草小松
巨木間以果林廁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
平山回遙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欹側
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
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環即路躡危磴步

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
環素崇玄教頗為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
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門
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
修也混而合之于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
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宇之勉哉勉哉明年之
春環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
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是時經歷
山川郡邑神思慷慨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
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
至于殿所觀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
悟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
以丹雘立為銘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
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修之訣
環未得之矣

王孫也

謝貞精意巧境過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印工人也善巧境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官相傳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舊但瓦破壁壞而已貞賃工為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境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堪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効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具記符行之極効大獲金帛家業殷豐鵠鳴諸山无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天師小慎供養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

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劍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潔早佩單道法蘇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劍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劍逆劍勒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

巖縣修齋初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跡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无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徒發其墓欲以

取劍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眎其劍嚙乳有聲群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類壞而像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者通忽患風癩瘡痍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即竭力修葺是夕夢一王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縵裝金彩通簪兩楹嚴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三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

上立堂宇居人閻士林卧疾月餘追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縵重加彩縷矣

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為其扶船三面六手醜眸朱髮袒而魁嶽風濤遂息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旬月選地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是黃天魔王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遵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泛漲舟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如其粉績嚴其室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焉

青城丈人同葛瓊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

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答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墳之塚我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齊之故我回後山一峯堰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密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秦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无害李公歷問官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墳之塚者本命屬墳墳化亦恐是化中靈官持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隴陽羅江堤接九隴什邡之界在漢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於朔口什邡楊村濠陽新繁新都幾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早曠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愁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歌而問曰衆人欲何往心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慶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慶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官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室雨亦立應如是

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官慶慶皆有請禱祈福无不徵効忽為乞士於朔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速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慶五六日暴雨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戶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為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揚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司逋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為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入託為常人詣其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因窘言之此人今市生鐵備炭大明日復來燃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今歸觀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瑛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鬚髯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遠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祈禱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鎮成都壇場不修開成失守為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蠻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

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元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長三二丈聲如雷寔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禱禱願迨无虛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船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无異成都乾元觀在慈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

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墜壞而神王无損風雨飄瀆亦无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王既剋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修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修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即剋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剋州城殲殄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宗飾之

楚王趙匡疑北帝祥應

楚王趙匡疑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无皆震動潛起眎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明眎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咸勸戮焉王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

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士主其香燈圍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衆流之所侵害忽因晝寢夢坐煙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警戒之甚邪謂積善之无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誦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无禍患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書誦度人經驗

崔書者漢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无

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
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
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畫乃作禮承受至誠
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
君令吾持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
啓緘熟眎果備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
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
崔畫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為馮翊太守有一
女名長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
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
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右侍童語長壽曰爾
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
云云

王道珂誦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
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
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
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晚夕有人祈賽長

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
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
无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
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跡之无不
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赴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蒼惶之間見野狐
數頭眼如火炬衝我入廟堂堦之下聞堂上
有人呵責曰你何得侍酒入我廟內念呪驚
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
蘇蓋緣其時與擊蒜同行神兵逐其穢臭而
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擊蒜人拋去道
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
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
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
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

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
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為
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
上寂然無聲亦无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

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跡之唯見老野狐
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无妖異
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
蒜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
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
清遠身雖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
是緘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
不息疫癘大行連州匪縣飢荒病患眾矣清
遠佩受神呪經籙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
只要少香油供養經籙鄉人迎請醫療日夕
喧闐清遠有表弟一人為僧名法超亦持大
悲輪行秘字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
夜來投宿止潛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

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聞

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挽拽叫譟唯言乞命清
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
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
拽奔竄入維水江內浮屍水上圍市目擊无

不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
豈容嫉妬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
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靈氣持經
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閻境皆聞
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
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
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
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
時山川之中久无擊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
恐懼將經却迴晟即脩黃籙道場拜表上告
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關
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
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蔽
法侶驚懼无詞披雪遂焚香告真述武德中
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无經上進仰憂謹責
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迅雷震
擊俄而簷宇溢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
紛霏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

道士郭重光晏玄壽復齋詔黜山取經石函
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
何年歸還爾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
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瞽之
疾積年不瘳數月沉頓後乃叫號悲笑標露
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綯索縻繫之俄而絕絆
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按梧官以富室之子不
能加罪類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
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
能致効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
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
其可也乃備繒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
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无以器帛為用盡
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絕投石舉
家閉戶以柝之折關拔櫺力不可禦如此狂
猛非人所遏忽忽遽歛容自歸其室盥洗巾
櫛束帶鞵足執板盤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
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荅但言天使

即未飲食都忘夕不服寢孜孜為企踵趨足
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
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懼呼踴躍前導
得符服之瞑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山
門厚施金帛助修官宇一家脩道置壻室道
堂旦夕焚脩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
帖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
葉見一神人介金執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
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
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因來葉房之前立且
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
劍如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
頭上斬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今二三女僕捧
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
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童子靈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筵市三月三日
過龍興觀門衆齊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
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
玄為人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

吉經宿大玄還言疾在汪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鑠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迴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誦念為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今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性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為骨

肉黃冠犯關之前其二家皆在

趙業受正一錄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一今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持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依山參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

流而堂殿經厨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持三十四卷往靈溪觀樓止誑云其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種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為佛言真人為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吏隊仗河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池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看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輒敢改易汝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地上瘡血徧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昇入山數日方較遂出所改換經本呈眾道流法成

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米貨賣更求乞
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
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叫呼
數聲如彼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輒改五厨經論

僧行端性頗狂謫因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
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
呪為五如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
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厨經屬大清部明皇
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惜注云蓋五神之
秘言五臟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和可
以不食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
皆泰和乃无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
趙仙甫為疏皆以習氣和神為指行端旁附
此說即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今
人不食名為三停厨經詞鄙淺與尹趙注
疏殊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
人於牕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仗
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寶何得輕
肆庸愚輒為改易奮劍斬之以手拒劍傷落

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為哀乞神人
曰如此无良也解惜命促令追改寫換然後
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
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本經十
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

曰嘗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遂巡頓仆
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
義自可曉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
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悲猶急往往忽忘舉
家異之一旦无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
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使齎帖見追
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
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遂巡有官人
着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甚為帖
所迫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
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甚是華陰縣押司錄
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
得鄧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鄧都縣令之日

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
還天符令追生魂勸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
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語述以報
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
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

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
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
懺悔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
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遂巡有吏執茶
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
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
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
場齋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
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
史也

劉載之誦天蓬呪驗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此極香
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氣怯懦每驚驚往
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
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羣腥專香

大逆極之中亦奉奉修尚自是无復魔恃矣
寇陷長安在宣揚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
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
憂迫在手頃刻而審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
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

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
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
於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
參差泉聲激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
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闈深嚴層城煥麗金
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達數十里有謁者早冠
袞袖云大帝君今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
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大帝君所主何
國某未會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愛懼仙官曰
大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大帝君也
上理斗極下統鄴都陰境帝君乃大帝之所
部天蓬上將即大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比
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大帝聞
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
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

朝謁大帝叩額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
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詰其
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大帝之昭鑒天蓬
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
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
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來得乃旁有窰尤匿
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饑渴足疾亦愈時裏
土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
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極而出之具述經靈驗
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崇十

道教靈驗記

虔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虔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因袁晁亂後
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
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速
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
水上盪槩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
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
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
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
迎之式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
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
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衆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
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
有靈願游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
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
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